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弘明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　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　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　吳之承

弘明集卷十二

梁　釋僧祐　撰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爰録書表者益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禄弗縻漢魏以来歴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相永沈遠上弗論則僧事頓盡望古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

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況棄俗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類出於季運也至於恒標辭畧遠公距玄雖全已非奇然亦足敦厲法要日燭既寤俗之談即仙三擨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

何榮如之弟子聞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為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裒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閬風而不迴儀揩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眞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

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萬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于兹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兹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

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盪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庾闡樂賢堂頌序亦云肅祖明皇帝雅好佛道手摹靈像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譙王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述三世

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縁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觀之益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搉而陳使劃然有證祛其惑焉

答譙王論孔釋書　張新安

仰復淵旨匪邇伊敎俯惟未造鞠躬汎對竊以為遂通資感涉悟藉緣誠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鐘啓發俟於悱憤夫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

顒仰覬九有然而運值百齡宵均萬劫者豈非嘉緣未
構故業化莫孚哉是以聖靈𣪍軌斯文莫載靡得明徵
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婉而成潛徙冥遠之生導三
世之源積善啓報應之轍網宿昭仁蒐苗一作畋弘信旣
以漸漬習成舂滯日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敎永平
之祀物無鮮熒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
旨睽以異逌諒理均而俱蹪者附會玄遠孰夷冒言謬
犯不踶輕率狂簡

與沙門論踞食書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袪末即心為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乖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肆業則備其法服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内充而形肅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十拜事非偏坐所預而以踞食為心用遺儀為斂麤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為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

而形疎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為教章甫不適越之義邪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制其三服行其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為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衆而復禮為本

令禪念化心而守跡不變在理既未於用又麤尚所未達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公論沙門倨食書　宋范泰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意唯此雷同為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無虛於受人

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兎之實競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據之食美在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絶氊裘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衷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堂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云

異自矜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豈非存大略小理不兼舉故邪方坐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難當變取同為易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吏諮義公了不見酬是以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恩咳唾之餘以徹怯弱之情

答范伯倫諸檀越書

宋釋慧義等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越夫沙門之法正

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為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来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亡無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来為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来立戒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意專輒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絶好新樂異之客而

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為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無經律為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牀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

主不得預聞今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貧道不得不推其輕重畧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㫒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㫒幸願三思令幽顯無恨

重荅法師慧義等書　范泰

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强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畧手食之戒無用匙筯之丈

何重偏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可援是為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為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為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顧衆而動企之為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慠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子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黙庶乎上善之救

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泰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佱踞外國食多用手戒無匙筯慧義之徒知而不

改至於偏坐永爲不慙同自爲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代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决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俗

論沙門踞食表三首　　范泰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笞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坐過蒙眷誘意猥詞訥不能有所

運通此之爲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踞食盋區區樂
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餐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
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論亦異聖
人不變其言何獨若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
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誡隨俗變法達道乃
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
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壹各信所見尠
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間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

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為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為美不斷為大條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邇及遠令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

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測落髮而不偏踞如復可尋
禪師初至詰關求通欲以故牀入踞理不可開故不許
其進後東安衆集果不偏食此即先朝舊事臣所親見
者也謹啓

又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讚如憶髣髴有許法駕
既遊臣輒仰刋碑上曰皇帝讚正此三字而已專輒之
辠恩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攸濟若賜神筆數字

臣死且不朽以之弘獎風尚有益而無損萬幾脫有未暇聖旨自可笑哽之左史侍衛之臣寧無自效之心裨諶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冕旒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區在心唯来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禄賜有餘自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葢首並結草之誠顧陛下哀而弗責臣言詔知與慧義論踞食近亦粗聞率意不異来旨但不看佛經無經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

諸道人更求其中邪祇洹碑讚乃不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酬甚以為恨

又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營穴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敕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沿其樂革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古今譬舟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直聞斯兩用

大道之行天下為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况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生義觀得蒙弘接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長於人慧觀荅臣都無理據唯褒臣以過言貶臣以干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猝臣弘亦謂為然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絶恃此為救難乎自免况復司契在上道猝知窮臣近難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將智而耄豈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惛侍衛之臣實時之望既不能矜臣此

意又不能誨臣不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陛下録其一往之至不以知拙為辠復敎冒昧干禨竊恃古典不加刑之耳

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有序 晉何充等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輔政謂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為駁尚書令何充及僕射褚翌諸葛恢尚書馮懐謝廣等奏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翌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懐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

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晉庾氷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辨有自来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怪

況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遘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旣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邪將無佛邪有佛邪其道固弘無佛邪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丕顯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

而今當遠慕芒昧依稀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慠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胷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説之難辨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慠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茍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翌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闇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

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況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俗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矇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重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庾氷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畧及
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
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怪誕雜亿者也豈曩聖之不達
而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
世主畧其禮敬邪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
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
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
不惑也通才博采往往備其事修之家可以修之國及

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邪

重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臣等雖誠暗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專然及為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咒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

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
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慺慺以
為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
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
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于時庾氷議寢竟不施敬

與八座論沙門敬事書　桓玄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
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屈也庾意在尊主而

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敬尊其神器而禮實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

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

答桓玄論沙門敬事書

晉桓謙等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誨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為重而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骸絶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刧世之所貴已皆落

之禮教所重意悉絶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絶羈當以神明無方亦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别有理令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别咨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高吉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與王中令難沙門應敬王事　　桓玄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在此理者遲聞德音

荅桓太尉　　王謐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

亦恨不悉以為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處眞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辨旣涉乎教故可畧而言耳意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内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絶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

者乎故王者拱己不恨恨於缺戸沙門保眞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在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為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眘眡末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

難王中令　　桓玄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體難曰沙門

之敬豈皆畧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葢是本懼鬼神福報之事

豈是宗玄妙之道邪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畧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

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凖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祗敬將無彌濃其助哉来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荅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来示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縁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畧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邪為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

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荅桓太尉　　　　晉王謐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畧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哉

荅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體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荅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斅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絶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禮妙豈麤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吉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荅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

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物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周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

在為貴哉答曰重尋高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畧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盖言勢之所至非畫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

代之不論或在於此邪

難曰此葢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荅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横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黙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荅云不以人為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畧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邪

為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荅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葢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難王中令　桓玄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来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

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曆感於理本是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邪宗致為是何邪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

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刧之塗夫以神奇為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黄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

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来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来旨而借以為難如来告是敬為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為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

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邪

荅桓太尉　　王謐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難啓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之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旨既臻不敢默已輙復率其短見妄酬来誨無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顧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為是何邪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禀

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絶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麤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内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荅所以云

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今内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為仁由已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經云正言似

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請試言曰以為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荅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為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敬戢高論不容

閒然是以前荅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伸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特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之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辨如其未允請俟高尚

與王中令書　　桓玄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辨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邪事雖已行無預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重難王中令　　桓玄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今復重伸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實已求焉既懷玉在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伸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

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濠上耳

重荅桓太尉　　王謐

重虧嘉誨云佛之為教以神為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師之為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佇遂此生通其

為道者也示為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徳弘崇主之大禮折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縁顧問既䔺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悏邈曠若發蒙於是乎在承已命庚恒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贍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與遠法師書　桓玄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於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答桓太尉書

釋慧遠

詳省别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

主崇上遠存名體微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禀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於聖典斯與王制

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絶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禀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

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恊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沾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

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眞僞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邪推此而言雖

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剃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㳟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恪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

如来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殫其所懷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横流

重荅遠法師書　　桓玄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内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来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

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絶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葢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諭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贊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敬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来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来示未

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末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許沙門不致禮詔　桓玄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畧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荅桓玄詔　晉卞嗣之 袁恪之

十二月三日侍中臣卞嗣之給事黄門侍中臣袁恪之

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詔　　桓玄

何縁爾便宜奉詔

荅桓玄詔　　馬範卞嗣之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範侍中臣

嗣之言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復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君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為來式請如前所啓謹啓

詔　　桓玄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答桓玄詔　　　　卞嗣之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明詔如右陛下至德圓虛使吹萬自已九流各徇其美顯昧竝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犀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導達為功自斯已還蓋是斂麤之用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戒若行道不失其為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内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

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詔　　桓玄

自有内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荅桓玄詔　　卞嗣之

始元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内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讃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畧常均臣闇短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與僚屬沙汰僧众教　　桓玄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為慇懃在於絶欲而比者陵遲遂失斯道

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為
之穢黷避役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
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羣境積不羈之衆其所以傷治
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實汙風軌矣便可嚴下
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
奉戒無虧恒為阿練若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
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
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道所在領其戶籍嚴為之制速

中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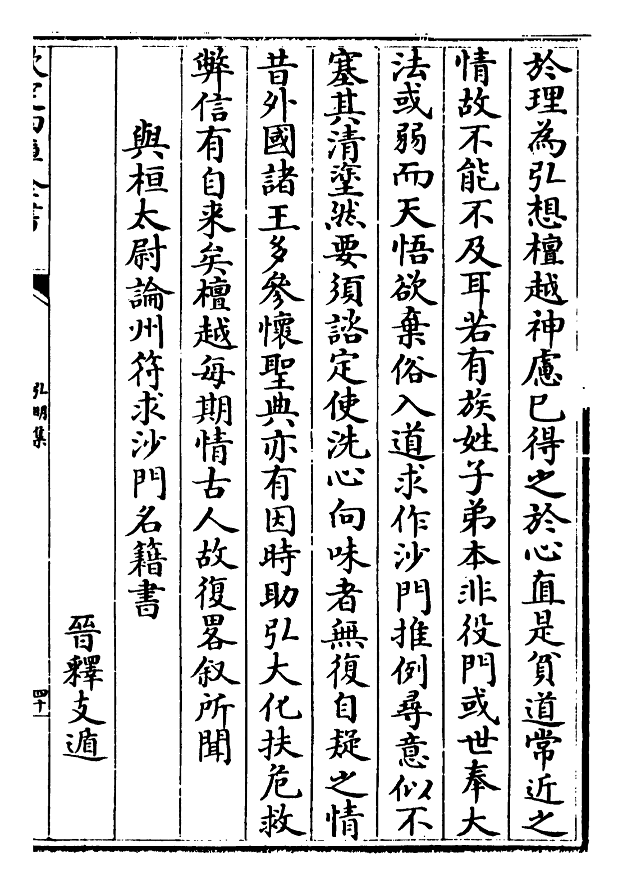
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釋慧遠

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滑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令飾偽取容者自絶於假通之路信道懷眞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兹矣貧道

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之隆替實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為先毋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

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為本檀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

練若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眞偽難辨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鑒者則



於理爲弘想檀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畧叙所聞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晉釋支遁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返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增愾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道緣皇澤曠灑朽榦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虚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内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

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

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吉野人易懼抱

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絶氣達旦不寐

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

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亡體盡畢命此矣

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齊釋道盛

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

履方屨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屨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問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為竊服矣釋迦興世説四諦六度制戒威儀舍利佛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為無宗但自爾已來人根轉鈍去道懸遠習惑纏心若能隅意則合律科不爾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産稱曰大賢尚不能收失為申徒嘉所

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收失若不收失每起惡心寺之
三官何以堪命國有典刑願赦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
亂聖聽慼雖老病遠慕謗未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啓

弘明集卷十二

音釋弘第十二

閬郎宕切閬風仙苑也 脂陟骨切肥脂也牛羊曰肥豕曰脂 搉訖岳切粗略而舉之曰揚搉

頫匪父切低頭也 窅烏皎切冥也 蒐踈鳩切春獵曰蒐 鞾許願切 熒烏迴切聽熒疑惑也

韙于鬼切是也 企去智切舉踵也 絺縌絺丑知切細葛也縌去戟切麤葛也 咳嚏咳苦蓋切謦欬也嚏都計切鼻氣擁塞噴嚏也

犖呂角切犖超絕也 羈居宜切絆也 嗳音授

翌逸職切 謐彌畢切 恨力黨切不得志也 厝倉故切置也 鍵巨展切鐷須也 颻虛氣切生曰颻

駑乃都切駑駘也

弘明集卷十三

梁 釋僧祐 撰

奉法要

晉郗超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現在當来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懴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衆生願令悉得度脫外國音稱南無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音曰衆五

戒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當堅持盡形壽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當堅持盡形壽三者不婬不得教人婬常當堅持盡形壽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為惠施常當堅持盡形壽若以酒為藥當推其輕重要於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為深戒不殺則長壽不盜則常泰不婬則清淨不欺則人常敬信不醉則神理明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

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甘香美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尊悔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撾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仗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為先亡見在知識親屬并及一切衆生皆當因此至誠玄想感發心既感發則終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

拯之功非徒在已故也齋日唯得專惟玄觀講誦法言若不能行空當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為應天行又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十善者身不犯殺盜婬意不嫉恚癡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當矜愍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害彼利已凡衆生危難皆當盡心營救隨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為已殺者皆不當受何謂為盜凡取非已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

盜何謂為婬一切諸著普謂之婬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德皆當代之懽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恚者心懷忿恨藏結於内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昧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為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或云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為辠亦為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為十善亦謂

十戒五戒檢形十善防心事有踈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總謂三界三界之内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為人人有高卑或壽天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則入地獄抵揬强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内戚狥私欺紿則或墮畜生或生蛇虺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其罪差輕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墮鬼神雖受微福

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色痛痒思想生死識

謂之五陰凡一切外物有形可見者為色失之則憂惱

為痛得之則懽喜為痒未至逆念為思過去追憶為想

心念始起為生想過意識滅為死曾關於心戢而不忘

為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

根潛結始自毫氂終成淵岳是以學者務慎所習五蓋

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別

而言之求欲為貪耽著為婬外發為瞋內結為恚繫於

縛著觸理倒惑為愚癡生死因緣癡為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恚經云卒鬬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劫彌結無解脫之期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禦之方皆具載衆經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慮發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夫情念

圓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
之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每慎獨於心防
微慮始以至理為城池常領本以御末不以事形未著
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乎隱所慎
在形哉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有惡宜令
彰露夫君子之心無適無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
任行藏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施其在常
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彌重既

跡著於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生之大情匿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茍情係沮勸而譽集於外藏吝之心必盈乎内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必然矣夫茍非備德安有不周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乃負理之心銘之懷抱而外修情懇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自然之釁得不愈重乎是以莊生亦云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

於理而愧乎物愆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近復則
弊不至積恃其不彰則終莫悛革加以天釁內充而懼
其外顯則幽慮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
殃物累終必頓集蓋由不防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
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
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以
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古人云兵家之興
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為教誡

足以有弘然齊楚享遺嗣於累葉顔冉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鯀殛禹興鮒異形四辠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婬濫况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收帑之刑猶以犯者為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若疊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兹制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

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止乎已所及彌廣則誡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韞櫝每申近以斂麤進無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之流宜畧其事而諭深領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其變狥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處心循理不亦外乎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無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無準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徵理無愆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推之来世邪是

以有心於理者審影響之難誣廢事證而冥寄達天綱之宏跡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劫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心淹速革慮哉此最始信之根主而業心所深期也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所有但有肝腸脾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来死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無常主宜及當年施恩

行惠贍之以財救疾以藥終日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十戒差摩竭云菩薩所行忍辱為大若駡詈者嘿而不報若撾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謗毀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閫地及門閫蓋取其藏垢納汙終日受踐也成具經曰彼以四過加已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飾四過者上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茍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

患慮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於將来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近而言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慈悲喜護也何謂為慈愍傷衆生等一物我推己恕彼願令普安愛及昆蟲情無同異何謂為悲博愛兼拯雨淚惻心要令實功潛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為喜歡悦柔軟施而無悔何謂為愛護隨其方便觸類善救津梁會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能冥心無兆

則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雖樂福盡亦喪貴極而無道與地獄對門成具又云福者有苦有盡有煩勞有往還泥洹經曰五道無安唯無為快經稱行道者先當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聞善不喜聞惡不懼信心天固沮勸無以動其志理根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緣宿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能止固當順而安之恱而畢之精勤增道習期諸妄心形報既廢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

彰於事猶形正則影直聲和而響順此自然之應孰有為之者哉然則契心神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大虛中正已而無希外助不可接以畀瀆要以情求此乃履懷之關鍵學者所宜思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當求己而已固無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葢所以悟夫求己然求己之方非教莫悟悟因乎教則功由神道欣感發中必形於事亦由詠歌不足係以手舞然則奉而尊之葢理所不必須而情所不能廢宜縱已深體教旨

忘懷欣想將以已引物自周乎衆所以固新涉之志而令寄懷有擬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别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兼覺魔僞開以達觀弘以等心且區區一生有同過隙所遇雖殊終歸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計該以數塗則此心自息又尚未入道則休戚迭用聚散去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安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離生則有死葢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則無往不夷維摩詰云

一切諸法從意生形然則兆動於始事應乎末念起而有慮息則無意之所安則觸遇而夫情之所閡則無往不滯因此而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則疊乘於外外疊既乘內懼愈結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畏時非人得其便誠能住心以理天關内固則人鬼罔間緣對自息萬有無以攖衆邪不能襲四非常一曰無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無常盛衰相襲欣極必悲謂

之為苦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為空神無常宅遷化
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獄樂之地覺必苦之對葢推代
謝於往復審樂往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觀若夫
深於苦者謂之見諦達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雖貴
極人天地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彌深情之所樂於理
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者又云五道衆生共在
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總謂三界為一
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為

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為無常佛言眞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日陳於前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無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不在交則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簣以之治心則憒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强於鞭後業與時競惟日不足則亂念無因而生緣對靡由而起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積而能

散潤濟衆生施也謹守十善閑邪以誠戒也犯而不校
常善下人忍辱也勤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專心守
意以約斂衆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
以兼忘謂之道慧本起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
皆樂生安孰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哀亡葢弱喪之
常滯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潛謝非矜戀所留對至而應
豈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本領觀玄宗玩之珍
之則衆念自廢廢則有忘有忘則緣絶緣報既絶然後

入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耀經云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泥洹經云心識靜休則不死不生心為種本行為其地報為結實猶如種殖各以其類時至而生弗可遏也種十善戒善則受生之報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貴極天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天至二十八天隨其事行福轉倍增種非常禪諦肯有著無則得羅漢泥洹不忌有為不係空觀遇理而冥無執無寄為無所種既無所種故不

受報廓然玄廢則佛之泥洹泥洹者漢曰無為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說倚為道從是師者為住諸見為墮邊際為歸八難不得離生死道也雖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彼六師同滯一有況貪生倚想執我捍化雖復福踰山河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墜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泊然玄夷哉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宅於善必在於惡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資必資乎煩是以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

室終不能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四等未始可廢但當即其事用而去其忮心歸佛則解佛無歸於戒則無功於戒則禪諦與五陰俱冥末用與本觀同盡雖復衆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為空則無行行則非空既已有行無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懷之稱非府宅之謂也無誠無矣存無則滯封有誠有矣兩忘則玄解然則有無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於事用感絶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

之有固非滯滯有則背宗反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以開士深行統以一貫達萬像之常冥乘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得之於同致悟四色之無朕順本際而偕廢審衆覩之自然故雖行而靡跡方等深經每泯一三世而未嘗謂見在爲有則空中行空吉斯見矣

庭誥二章　　顔延之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曰言道二曰論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

而别之由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竆明之説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梵方故見猜世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非羌胡華人之禀靈豈限外内一以此思可無臆裁為道者葢流出於仙法故以練形為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心為先練形之家必就深曠反飛靈糇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纁霞軌遍天海此其所長及偽者為之則忌災祟課粗願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蠹

也治心之術必辭親偶閉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壹無生尅成聖業智邈大明志狹恒劫此其所貴及詭者為之則籍髮落狎菁華傍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物有不然事無不弊衡石日陳猶患差忒况神道不形固衆端之所假未能體神而不疑神無者以為靈性密微可以積理知洪變欻怳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肅若窺淵能以理順為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真而眚其弊是未加心照耳

日燭　　王該

夫尋至道之典暢生死之源標善惡之報啓陵化之津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文繁辭宕累冥絶昧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留意聊矜咸池之遠音適為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光號曰日燭陶先覺之宏誥啓玄管於靈門周太虛以遊眺究漭瀁而無垠履地勢於方局冠圓天於覆盆緬三界之寥廓遘二氣之氤氳尋大造之冥本測化育之

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
分故哀生而怡寬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
質無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繾綣迭枯迭苦往來
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廻乘彼遠漂濟來曷
階究轉三塗之中沈滯八難之圍愍企竅之無期悼容
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速鑒聚散之宜遲斯成務之易
覩匪先見之動微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感
自然冥對玄凝福兮誰造禍兮孰與水運鍾甲人道惡

矜疊困豊積祉緣謙升童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陵覽形聲之兩偶考休咎之雙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若圓輪之抱規猶直椭之附繩蒼犬出於帝父黃能資於聖子聿徵化而弗救奚天屬之云恃諒求福之在躬信為仁之在已咨吹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岌豈無氣之所始悲婉孌之天祖還託生於家豕昔鞠育而懷抱今屠刲以為禮神居妙而恒我形受變而易體末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夫闡愚

其皆然匪伊人之獨爾察寡孕於嘉類悟繁產於蟲豸喻零霖其猶希若幡囊之倒米為罥罥以日日誰識伏而達倚匪佘情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朦朦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宵絶望舒晝無曜靈身造笮弩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鋋以積刃劒林翹鋒而肅精陶銅汪洋以海涌巨鑊波沸而雷鳴閻王領閱卒傍執乂三扐一奮百千累羅鴟鴞利觜煌煌火車銃釘槐槍狡

狗擬牙姪徒燋於幻柱餓囚枯於塵沙資輕妙之靈質
益痛戮之易加永煩寃以彌劫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
網弗可裂縷千條殊劇萬端異苦靡喘息而不經俄聿
來而忘字予畧一朝以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
無玷十淑道全夕惕若逝慶升九天寶殿晃昱高構虛
懸瓊房兼百瑶戶摩千金門煥水精之朗玉巷耀琉璃
之鮮珠樹列於路側鸞鳳鳴於條間芳華神秀而粲藻
香風靈飄而飛烟想衣斐疊以被軀念食芬芳以盈前

彼曦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為以干性常從容於自然映光蘂之爍爍眇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躋伴超倫之高遷然夫饗兹舊德日用玉食厥土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齡祚雖修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散七證至而天禄絶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是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落或麤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負

志執其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敷
設云云廣衍悠悠駉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握眾
玄之綱領遺毛目於網裘宏龍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
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
萬塗叢歸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於道
場畢無為而息駕本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
致用參殊應眞忘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緣覺亮累
於知微爰遷玄而弗居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遺而未虛

開士解拘於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於鑒先體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絶韻疇尅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民有遇堂堂蔭映躬受聖喻喁喁羣黎耳目仰注或發蒙於一咳或革面於一哺並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栴檀與蔘蘇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遯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漱水闞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

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一言發則
蘊滯披三幡著則重冥晤見之足以洗鄙吝開之可以
落矜驕孫濯流以逸契詠遂初於東皋何深味以棲素
輕大寳於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達之所逍遥才不難
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於近耳孰能忘
味於聞韶哉奚適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麤物有崖眞
大居細君小爲碩臣羽隷隷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
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

輕道重根躁廢靜王具曰予聖各鎮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於存亡命天衣之彩粲嘯靈厨之芬芳嚁叔振旅之兇化恭化礫石之琳琅竭變幻之崛奇惜有待之無長斯乃數内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榆隂與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於服丹消子翻飛於餌朮安期久視於松豪豐人輕舉於柏實彼和液之所染足支年而住質中不朿而外猗徙登雲而殞卒俱括

囊以堅卵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顏堂永封望乎孔室貴乎能飛則䖸蝶高翬奇乎難老則龜蛇修考伊逆旅之遊氛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俗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諮者叩窮應者負内默之斯通語焉則賈當於素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謂杌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鑽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鑽搜之愈泥郢人其逝爲誰匠椹設筌蹄乎淵藪俟魚兎乎川林儻得意於談表共目擊而廢心無運眹倏往矣

斯復忽立賢達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六一慈氏方
隆仰期仁育孰云數遼瞥若瞬目靈轡雖迅緣樞靡窮
彼無本標我有始終假步炯電之末託息石飇之中知
畏塗而驚寇迷塵欲之致戎替遠勝而婁近謂奢儉而
交豐不防枯於未飄既零落於勁風思反帶而更秀結
萬悔其胡充是以大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
心歡峻智塹崇慧壁扳津劒揮戒戟想將萌而夷斬情
向兆而剪刺掃六賊於胷中休五道之長役拱已內治

總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無明寓目莫准塵隨空落穢與虛隕廓焉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愍託蘧廬以和光常遊君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之無軫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舞於指掌芥子含於須彌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刼移可信而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宣惡毫素之能披善乎優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满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舌舌解百義辯才鋒逸合兹人以讚道猶萬分而未

一唯覺覺之相歎乃敷暢而彰悉矧愚昧之固陋託狂簡而仰述抗螢燭之炯炯欲增輝以毘日者歟嗟乎方外靈藏奢遐誕宕衆妙淵玄羣奧無量小成弗籍大言横喪川德之厚于何不有驚聽洪壑駭耳崇阜夏典載其掌握荒經列其戶牖周既達而未盡信齊諧之小醜見鵬鯤而標大不覩烏王與魚母吁乎噫嘻奇跡之事積籍眇漫焉可稱記伊皇覽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何近頋於割玉又碩誣乎火燬況下斯而束教趣堯孔之

權餌常專專而守檢懼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證言莫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構更益猜而致惑悟飾智之愕物故收翰而輟思寄一隅於梗指俟體信於明識者乎

弘明集卷十三

音釋弘第十三

抵捵 抵丁禮切觸也捵徒骨切搪捵也 虺許委切蝮也 鯀殛 鯀公本切夏禹父名殛紀力切誅也 紓鮒 紓徐呂切鮒扶句切 帑 農都切通作孥謂妻子為奴婢也 櫝 徒谷切匵也 撾 陟瓜切擊也 洿 汪胡切濁也 閡 五槩切阻也 襲 似入切掩襲也 蕢 求位切土籠也 漭 莫朗切漭蕩廣大貌 繾綣 繾去戰切綣去願切繾綣不已之意 婉孌 婉於阮切孌力眷切婉孌美好也 刳 苦胡切剖也 豸 池爾切無足蟲也 翾 許驕切翾翾無欲自得之貌 扐 郎得切 鷸 余出切鳥名 欃槍 欃測咸切槍千羊切 駉 大貢切 喁 魚容切眾口切 熠燿 熠為立切燿弋笑切熠燿螢火也 兕 徐里切似牛一角獸也 崛 衢物切崛奇猶詭異

也

椹知林切模也

烱古迥切光也

婪魯甘切貪也

蘧廬蘧强魚切廬力俱切蘧廬寄舍也

弘明集卷十四

梁　釋僧祐　撰

檄太山文

釋竺道爽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嶽神府及都錄使者盖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琁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

恒岱列幽武之賔嵩峙皇州之中鎮四瀆之所墳此皆
禀氣運實無邪之檝神道自然崇正不偽因天之覆順
地之載敦朴方直澹然玄淨進道四運之端退履五教
之精内韜通微之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虛無下育蒼
生含德潛通無遐不徹遊步九崖翺翔玄闕故能形無
正始呼吸陰陽握攬乾坤推步八荒夫東嶽者龍春之
初清陽之氣育動萌芽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皇九天
東王西母無極先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

在人間蕩消衆穢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嶽之道託山居之靈因遊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僞立神形元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内則百鬼之流行晝則穀飯成其勢夜則衆邪處其庭此皆狼虵之羣鬼梟蟒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載于今歷代所崇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闕逍遥雲影龍翔八極風興雨施化若雷電行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

潤蒼生恩過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乃靈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干於萬物因時託響傳惑於俗沮成散朴激動人心傾財極殺斷截衆命枉害中年殂其骨肉精神離迸痛傷元氣東岳之神豈此之謂也故桃中戒曰含氣蠢蠕百蟲勿瓔無食鳥卵中有神靈天無受命地庭有形粗禀二儀焉可害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羣民含慈順天不殺況害猪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非其神也又五岳眞神則精之候

上法璇璣下承乾坤稟道清虛無音無響敬之不以歡慢之不以慼千譽萬毀神無增損而汝矯稱假託生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有禍咎進退諂偽永無賢軌毀辱眞神非其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岳神者必是蟒虵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黿鼉魚鱉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獸自稱將軍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猨猴猢玃自稱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犢門戶井竈破器之屬鬼

魅假形皆稱為神驚恐萬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
傳之明驗也自汝妖祥漸踰六載招来四遠靡不響應
送疾而往者如小水歸海獲死而還者哀呼盈路重者
先亡便云算盡輕者易降自稱其福若使重患難濟則
汝無恩中容之疾非汝所救三者無效焉可奉事乃令
羣民投身歸命既無良醫善藥非散髮之能降經句歷
月曾無影報以此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太元桓王及封
陽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贊皇家黎元慈恱天福謬

加體嬰微疾謂汝之祇能感靈德故宣德信命詰汝神
殿獻薦三牲加贈珍異若汝聖道通乾神致妙者何不
上啓九皇下諮后土參集百靈顯彰妙術使國良輔消
疾獲安既無響應乃奄薨逝驗此虛妄焉足奉哉又昔
太山石立社移神靈降象遐聲萬代此則乾坤之所感
顯為時瑞汝託稱其聖既不能興雲致雨以表神德圖
妖邪以損眞道正使汝能因槃動箸舉杯盡酒猶為鬼
幻非為眞正況無其徵有何神也又太山者則閻羅王

之統其土幽昧與世異靈都錄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於皇記察都籍於天曹羣惡無細不拾纖善小而無遺總集寃靈非生人應府矣而何弊鬼詐稱斯言横恣人間欺紿萬端逢林之樹爲鵲之野翕動遠近列于祠典聚會男女樹俗之心穢氣外疊梟聲遠布毒鍾王境爲害滋甚夫雲霧蔽天羣邪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害吾雖末流備階三服每覽經傳而覩斯孽推古驗今邪不處正吾將蕩穢光揚聖道告到嚴鉤魅黨還遊冢墓餐

果飲泉足生之路既令羣民無傾財之困鳥獸無羅網之卒若復顧戀望餐不去者吾將宣集毗沙神王悉羅子等授以金剛屯眞師勇武秋霜陵動三千威猛難當曜戈明劒擬則推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是小鬼敢觸三光鶴毛入炭魚行鑊湯傾江滅火朝露見陽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慮即傷心速在吾前復汝本形長歸萬里滄浪海邊勿復稽留明順奉行

檄魔文　釋智靜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輪下相與玄塗殊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規良會申展積而標榜未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順靈網方申紘綱彌緄大通有期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書喻意耳夫時塞有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羣師迭襲昔我皇祖本原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節權形以附萬邦奮慧柯以覆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六方當抗横縱於八區緄紘綱於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而冥宗不弔真容擬位重

明寢暉靈舟覆浪故令蟻聚邪番興茲皀見暴起𧹞葉
真塗塵惑清衆虐鍾蒼生毒流萬劫懷道有情㝠心同
忿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亂上承高胄下託羣心秉天旗
以籠三千握聖圖以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
迦維為時城塹綏撫黎元善安卿士獎導羣情慰喻有
疾嚴慧柯於胷中祓神甲於身外愍十八之無辜哀三
空之路絕志匡大荒靖安平難百域千邦髙伏風化承
君不忌重迷自覆深攝愚懷故守偽見狠據欲天鵄鳴

神闕畔換壇場抗距靈節謂大位可登弘規可改覽茲二三遠為歎息昔大通統世羣方影附有偽癡天魔不遵改節干迕聖聽陳擾神慮領卒歸區權形萬變精甲照曦霜戈拂域靈鼓競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强戚王師一奮羣邪殄喪衆迷革心望風影伏況君單將驍然一介士無方尋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華邑篡奪靈權騰邈最勝以為氣真可不謬乎今釋迦統世道隆先劫妙化蕩蕩神羅遠御智士雍雍雲算蓋世武夫

龍跳控弦萬隊協畧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
大將軍鑒闍浮都督歸義侯薩陀波崘獨禀天奇蒙塵
玄鏡神高須彌猛氣籠世善武經文忠著皇闕領衆十
萬億揚鑣首路使持節威遠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
導師武勝標羣文超宏謀妙思絶塵心栖夢表憂時忘
身志必匡世領衆百萬億鸞飛天衢使持節征魔大將
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步塵表畧並
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塗俻若縱害校却慷慨龍迴思

奮領衆四百萬億雲廻天門使持節通微大將軍七天都督四禪王金剛藏朗質映暉金顏遐燭恩過九陽力傾山海右眄則濛汜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德無不照威無不伏領衆七百萬億虎眄須彌使持節鎮域大將軍九天都督八住王士大維摩詰奇算不思法柯遠震體合神姿權踰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從叱吒則十方風靡哀彼下民無辜三揵領衆九百萬億飲馬虛津使持節鑒後大將軍十三天都督小千諸軍事九住王士大

文殊承冑遐元形暉三曜胄自紫宮神高體大應適千
塗玄算萬計羣動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
情兼四攝領衆若塵翺翔斯在使持節匡教大將軍錄
魔諸軍事羣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畧淵深慧柯遠
振明達四通朗鑒三固或託迹羣邪耀奇鋒起或權形
二九息彼塗炭揮手則鐵圍摧巖嘘氣則浮雲頹崿能
為萬方不請之友領衆不思杖戈虎嘯使持節布化大
將軍三界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質蹤綱天姿標弊體

喻金剛心龍麈表猛氣衝雲慧柯遠奮無生轉於智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眞俗並設領衆八萬四千嚴警待命勇出之徒充逸大千金剛之士彌塞八極咸思助征席卷六合乘諸度之寶軒守八正之修路跨六通之靈馬控虛宗之神轡彎四禪之勁弓放權見之利箭鳴驤桓桓輕步矯矯奉命聖庭曾無有闕貴邦導師勝子五百幽鑒天命來投王化聖上開襟感烝歸順皆受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聲葢萬

域而君何心横生異計偃蹇邊荒規固常位毒害勃於蒼生天禍流於永刼可不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久謂君覺智返愚歸罪象季來身抽簪同遊羣儁以道自權一作懽榮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癡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翫邪迷以怡性建憍慢之高幢引無明之匈陣闊步荒塗輕弄神器盜篡天宮抗衡日月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塡巨海

雖擬心虛標事之難就將軍殖福玄津原承彌遠華貌曄然羣情屬目望冑之基易登由來之功可借君可改往修來翻然歸順謝過朱門以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身名獲安曉迷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師鼓舉十萬翅轡手提法羅齊舞羣聖道柯曜於前驅靈鼓震於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飛流陸原涌沸于斯之時須彌籠於一塵天地迴於一粟無動安於左袵妙樂曜於右手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法王體道仁

慈不忍便襲權停諸軍暫壹靈轡臨路遣書庶迴迷駕君可早定良圖面縛歸闕委命皇庭逍遥玄境隆名内暉遊形外寄上方即任非君是誰夫慧當識機明貴免禍窮而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背主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即古今蓍龜將軍之明誡相與雖乖於當年風流同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隅想便懽然通書致命所以竊痛其辭委曲往反者不欲令蘭芳夏凋修柯摧頹深思致言善自量

竿無使君身傾匡三趣莫令六天鞠生稊稗造頴眄目助懷惕然臨路遣書諸情多憤言不藉意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

賢劫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朔現壽百齡日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萬波羅蜜諸軍事破結將軍領魔蠻校尉大司馬梵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月等稽首和南上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鑒羣流歸百

谷之王萬化均于空玄衆奇宗於一智斯葢理有宗極
之地統物無殊趣之會是以如来越重昬而孤興蔚勤
功於曠刼矅三塗之高明拔洪癡於始造窮聖德之區
奥究無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機握宏德之紘紐至若
英姿挺特神光赫奕雖復千暉並照固已絶矣身殊萬
狀而非衆體合至妙而不一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
亡而非滅希夷怳惚無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
羣感而不勞周萬動而常静歷恒沙以倏忽撫八荒於

俄頃兩儀頽陷而不恚力負潛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燋懐洪流而不溺乾坤不足以語其德文玄不足以明其道巨包六合不可以稱其大妙入無間不可以名其小爾乃亭毒蒼生化兼始毋無欲無為而無不為翺翔于應變之塗逍遥于有無之表挺達羣聖之端恬惔涅槃之域二乘韜思於重忘之致十住息慮於動静之機梵王咨嗟以歸德帝釋伏膺而歇位其為聖也亦已極矣於是應定光之遐記驗大通之圖籙出五道而龍興

超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畿甸恒沙都邑大千偃九定之閑室登七覺之雲觀濯八解之清池遊總持之廣苑爾乃戴慈悲之殿處空同之座袞龍衆好天冠頂相左輔彌勒之流右弼文殊之匹前歌大方之雅頌後舞四攝之鑾拂衛以八住體虛之士侍以四果卓落通仙三臺唯聖六府唯賢爾乃宣教姬孔宰守虞唐揚威湯武州牧三皇其為化也坦八正之平衢開三乘之通津列無為之妙宅濟大苦於勞塵杜三惡之姦路

啓懽樂於天人爵以果伯之位祿以甘露之餐功巨者賞以淨土之封勳小者指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王之洪業太平之至治也五趣宦身之清朝四生土位之宗極而群迷愚嶮背眞彌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於遠全故魔王波旬植愚根於曠始積迷心於妄境汎三染之洪波入邪見之稠林至乃竊弄神器假偽冒眞夸王天宮分列嶽土制命六天縱肆偏威内以三公諸毒卿相九結外以軍將六師戎卒四兵内行跋扈不忌皇憲

自火螢光爭暉天照故乃頃者抗行神威揚兵道樹震雷公霹靂之聲列擔山吐火之衆又持世致感於靜室波旬悲號於都肆斯皆癡狂縱虐于聖節作亂中夏爲日久矣聖皇悼昏俗之聾瞽悲弱喪以增懷將總羣邪以齊見會九流而同津於是命將大勢之徒簡卒金剛之類茹金嚼鐵之夫衝水蹈火之士勇卒塵沙驍雄億萬星流風發龍騰魔境置軍萬全之策逼寇必死之野而魔賊不祗敢執蠻荆之蠢爾抗宗繪之逋慠建麾於

自憍之地結固雲迷之嶮傍唐重複俠疊鱗次且其形勢則凝山嵯峨固其前愛水浩瀚派於後邪林蔚薈蒙其左凝㵎淵玄帶其右塵勞之卒豺視於交境六師之將虎步於長逵望若雲起蔽天霧塞六合其為威也開闢罕有臣等於是承聖朝之遐威出超圖之奇畧蓋以高算之籠彌以玄策之圍精騎千重步卒萬帀遊師翳野屯塞要害使前將軍檀那望慳麾以直進後軍毗耶䞇懈卒於其後禪那畧游騎於其左尸羅防盜姦於其

右外軍漚和浪騎隊於平原之上走逗兵於詰屈之下
陳虎旅而高驤設危機於幽伏中軍般若握玄樞之妙
鑒把戰勝之奇術控億兆之雄將擁塵沙之勁卒於是
衆軍響應萬塗競進感動六合聲震天地雄夫奮威浪
奔白刃之光奪於曦曜法鼓之音亂於雷震𩨞馬趫趯
以騰擲迅象飛控以馳驅禪弓烟舉而雲興慧箭雨灑
以流虛鞭以假名之策蹴入無有之原研以師子之吼
刺以若空之音揮干將而亂斬動戈矛而競偃橫塵尸

以被野流髆血於長川崩凝山之嵯峨竭愛水之洪流窮僭於諸見之窟挫高於七慢之巢於是魔賊進無抗鱗之用退無希胱之隱慮盡路窮迴遑靡據魔王面縛於魔庭羣旅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化迷徒風馳於初睴皇威掃蕩其猶大陽之熯晨霜注洪流以滅爝火故使萬世之逋寇土崩於崇朝中華之昔難肅清於俄頃斯誠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著世之休烈雖昔殷湯建雲功於夏郊周武掃清氛於商野斯乃上古之雄

奇豈以得齊於聖勲臣輒奉宣皇猷綏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之流防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耆年者悟其即眞於新唱弱喪者始聞歸歟之音夫應天順罰春秋之道興功定亂先王所美元惡以賓祇從聖憲六合同明廓清宇内玄風遐扇率土懐慶朝有康哉之歌野有樂哉之詠功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慮幽深非言能宣麤條皇威奇算之方又列衆軍龍驤之勢電驛星馳謹露布以聞臣等誠惶以下

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冀好迷之流不遠而復經云涅槃無生而無不生至智無照而無不照無生無照一切皆成成無成而無不成其唯如來乎戰勝不以干戈之功畧地不以兵强天下皇王非處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貴丘姬之教於斯遠矣聃周之言似而非當故知宗極存乎俗見之表至尊王於眞鑒之裏中人躊躇於有無之閒下愚驚笑於常迷之境令庶覽者捨河伯秋水之自多遠遊于海若之淵門不

束情於近教而駭神于長廣之説也

弘明集後序

余所集弘明為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説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衆疑故曰弘明論云夫二諦差别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一國則耳目之外

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羣生所以永淪者也詳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朦朦弗了况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絶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疑莫見眞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

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宜拯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
迂誕大而無徵者蓋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
知百年之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
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而不信積
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虛也昔湯問革曰上
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
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
千載符契懸與經合井識之徒何智得異夫以方寸之

心謀己身而致謬圓分之眸隔墻壁而弗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刧罔世界可為愍傷者一也若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為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旻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是鬼敬神大禹所祗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廻孰知其極俗士執

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説斯固聾瞽之徒非議所及可為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眞佛無益國治則禋祀望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祇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庸畷蜡鬼奚功然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靈宜尊教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為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

神斯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謂
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為震懼者三也若疑古無佛教
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羲農緬邈政
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圖澄知臨淄伏石
有舊像露盤犍陀勒見槃鵄山中有古寺基墌衆人試
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驗誰判上古必
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来入水火貫金
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

窮極既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可為歎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無為五帝德化三王禮形七國權勢地當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丘欲居夷聃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

夫以俗聖設教猶不繫於華夷況佛統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内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為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無恒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已區分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為悲涼者五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

諸侯莫肯遵用戰伐𣦸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復加燔爐豈仲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逦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傅毅稱佛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像於關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故莫識奥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

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畧崇造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耆域耀神通之跡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搢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獻刻意而遷善暨晉明叡悟秉壹棲神手畫寶像表觀樂覽既而安上弘經於山東什公宣法於關右精義既敷實相彌照英才碩智並驗理而伏膺矣故知法雲始於觸石慧水流於濫觴教必有漸神化之常感應因時非緣如何故儒術非愚於秦而智於漢用與不用耳佛法非淺於漢而深於晉明與不明耳

故知五經恒善而崇替隨運佛化常熾而通塞在緣一以此思可無深惑而執疑莫悟可為痛悼者六也夫信順福基迷謗禍門而况朦朦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不知而誣先覺之遍知以其所不見而罔至人之明見鑒達三世反號邪僻專拘目前自謂明智於是迷疑塞胸謗讟盈口輕議以市重苦顯誹以賈幽罰言無錙銖之功慮無毫釐之益逝川若飛藏山如電一息不還奄然後世報隨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運五道

變化于何不之天宮顯驗趙簡秦穆之錫是也鬼道交報杜伯彭生之見是也修德福應殷代宋景之驗是也多殺禍及白起程普之證是也現世幽徵備詳典籍來生冥應布在尊經但緣感理奥因果義微微奥難領故畧而不陳前哲所辨關鍵已正聊率鄙懷繼之於末雖文非珪璋而事足鞶鑑惟愷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弘明集卷十四

音釋

弘第十四

梟蟏梟古堯切土梟也蟏莫朗切大蛇也癭於盈切猳玃猳古牙切玃居縛切猳玃大猨也紿蕩亥切誑詐也孽魚列切妖孽也惒音和紘乎盲切紘綱維繩也絙居鄧切張也塹七豔切城水也綏宣佳切安也鴟稱脂切鳶也壃場壃居良切場夷益切壃場邊境也鑣悲嬌切馬銜也叱吒叱尺栗切吒丑亞切叱吒怒呵也崿逆各切崖崿也笇蘇貫切與算同稊稗稊田黎切稗蒲卦切稊稗似穀織草也蹙子六切逐也鞸兵媚切與轡同趁趲趁倉含切趲徒含切趁趲走貌膋憐蕭切腸間脂也熯虛汗切乾也爝即約切火炬也畷株劣切井田間道也蜡助駕切年終臘祭也墌之石切基址也讟徒谷切痛怨也

鎦銖鎦莊持切八兩曰鎦銖慵朱切十黍之重曰銖

鞶蒲官切鞶大帶也